

情深几许

□ 云海

为您祈祷的视频突然出现在抖音，红色的字幕写着“吉人自有天相，好人一生平安”云云，我心里一惊，忙给齐星打电话，通了，没有接听。发斌这时打来电话，问我知不知道您出车祸了，说正在抢救，应该没有生命危险，我们相约着去医院看您。不料，齐星回电话却带来了不幸的消息，说就是刚才，已在作准备，要从医院送回家。我一时语塞，竟不知说什么好，沉默了一下，随口说出的居然是“你要稳住……”

要稳住的也许还有我，放下电话，已怔在那里，一时理不清思绪，脑海中却翻腾着过去的画面，一幕幕如过电影一般。

记得泽友同志刚从桑植县履新永定区委书记，很重视老干部工作，一次作报告，以您为例，说桑植有个老干部，当过常务副县长、政协主席，在任时威信很高，退休后活得通透，挂在嘴边的名言：“退休干部最重要的事就是要把身体搞好，搞好身体可以自己不遭罪，儿女少受累，国家节约医药费”。未曾谋面，对您已有三分敬意。

过了几年，我调任桑植，照例先拜访老干部，去您家的路上，忠涛介绍了关于您的种种，提醒要注意一些，我不以为然。初次见面，您没有客气，说一小有的班额已超过90多人，学生课间排队上厕所，经常有学生轮不上，尿在裤裆里，全县还有很多学校没钱给老师交医保，报不了医药费，这个问题要下决心解决一下？您说起来义愤填膺，我听起来不可思议。第二天到了一小，果不其然，学生数量几乎比定额多了一倍，既是大班额更是大校额。到任不到一周，接待为医药费报销上访的教师已达一两百人，我才明白，您既敢于针砭时弊，又能一针见血，且只为公不谋私，这一点更是难能可贵。不知怎么就想起了忠涛的提醒，我才理解，为什么有人会对您有所畏惧？良药苦口利于病，忠言逆耳利于行。我们同向而行，您的直言于是贯穿了我在桑植工作的八年多时间。教育无疑是花心思最多的，我走遍了全县所有的学校，特别关注一百五十人以下的点校，在教育这项“短期不见效、费力不一定讨好的大事”上下足了功夫，对学前教育、义务教育、普高职高布局发展等系统思考、顶层设计、有的放矢，探索贫困县特别是山区县因地制宜办教育的路子。一份付出，一分收获。令人欣慰的是，全县上下的共同努力换来了今天的可喜局面，也印证了您给我打气、醍醐灌顶的那句话：“办教育大家都会支持，不支持也不敢反对，除非他是孤家寡人，没有后援”。

每年的《政府工作报告》都会征求老干部的意见，桑植的老同志们非常热心，总会有很多好建议，或多或少会被吸纳，写进报告逐步变为现实。二零一三年是我第一次给全县人民报告工作，对《政府工作报告》的起草也格外重视，对大家提的意见几乎是逐字逐句商量。我清晰地记得您的建议简洁又与众不同：“做得到的就写，写了就要做到，豆腐多了是水”。当晚就修改，大幅缩减，成稿最终不到八页纸十六面，只有当时普遍长度的一半，县里开两会时，代表个个称赞，说是耳目一新！我想或许是因为“短”的缘故吧。正所谓管用的话不在多，往后的《政府工作报告》都不长，坚持少讲空话，多干实事。

如果用两句话来说桑植，我通常会说“红色土地，绿色家园”。作为湘鄂边、湘鄂西、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中心地和策源地的桑植，十步之内，必有芳草。境内红色遗址虽然众多，但除了洪家关的贺龙元帅故居、纪念馆外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不多。就是长征出发地刘家坪，当时也破破烂烂，只有一座纪念碑，显得孤孤零零。一定要建成红二方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，是当时我觉得必须干成的事。建与不建？意见是不统一的，资金没有，资料缺乏，甚至没有成熟的建设方案……总之，困难重重。田华玉副市长为了支持纪念馆的建设，也跟着我们挨了批评、受了委屈。在最纠结的时候，您一语点醒梦中人，“以前修贺龙电站时也没有钱，大家扣工资，全县集资不也建成了。长征纪念馆一是告慰先烈，二能教育后人，桑植的父老乡亲都会支持，有钱要干，没有钱也要干”。就这样韦先娥负责征地拆迁，幸电安负责建设布展，自己先干了起来。后来，果真得到各个方面领导的支持，红二方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于是建成。

您担任过常务副县长的职务，深知当一县之家的不易。二零二零年，我们推行零基预算，反对声音很大。您找到我说：我搞不清楚现在具体的政策和做法，但有一条，你管钱的这个主意我想不出来，我支持。

关于您的这些事还有很多，一桩一桩，说也说不完。

人老了，喜欢回忆过去，您也不能免俗。每次见面，您总是会说到以前，听得多了，对您的了解也就更深入了一些。

关于您的故事，印象最深刻的是您申请从州里调回县里，后又婉拒上级好意，坚持留在县里工作，说提不提拔不要紧，只要能照顾母亲、服侍母亲。都说人往高处走，您却说父母在、不远行。您说父亲去世早，母亲吃苦多，自己是个遗腹子，只想退休以后好好陪母亲，尽尽做儿子的孝道。母亲下肢瘫痪，您同吃同睡，端屎端尿，长达两年多。母亲去世后，您始终不忘，只要是吃饭，无论在家里还是外面，身边都要留个空位，添一副碗筷，先给母亲敬菜，然后自己才开始吃。这个仪式，年长一点的都不陌生，只是别人在特殊的时间才这么做，像您这样始终不渝，少之又少。您解释说：我在哪里吃饭，母亲就在哪里吃饭，心中有娘，心才踏实。

退休多年，您一直受人敬重。您说发挥作用不是靠“说了算”，而是靠“说的对”，“说得入脑入心”。您在桑植县政协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发言，和大家一起分享喜悦。

快过年了，我公私两便，顺路来看您，我们围坐在厨房的火坑边，喝着茶，听您说那让人羡慕的大家庭。您说孙女考上了博士，外公发了个大红包，作为爷爷您也不能落后，要发一样多的红包，当时没有那么多钱，几个月才凑齐，嘴上说的是钱，我却感受到了您语气中的自豪，丝毫没有心疼钱的意思。您说齐星调到交警支队改非了，不再担任领导职务，还有警衔工资，压力小了，收入多了，要感谢组织的关心。您说您吃穿不愁，退休金主要用在孙辈每次考试、考学、考研后的奖励，后辈过生日时也要表示一下，基本不会有剩余。您说住在乡里好，了解农村里的为难事，能帮一把是一把。一年四季可以做生产干劳动，身体也搞得好……我们每次都聊得很开心，只是和我在桑植工作期间有所不同，谁也不会主动谈工作上的事，也不谈县里的事。

情深几许，思念无尽。在您的告别仪式上，您朴实的乡邻，大都戴着孝章，这种只对至亲长辈的礼仪，可能是他们内心对您最大的敬意，在表达对您的思念和不舍。我想，这一刻，您一定看到了母亲，一定在给她讲这几年家里的新变化，给她讲您为努力了一辈子的桑植……

（谨以此文，悼念彭发顺同志）

凌晨的独白

□ 文俞（苗族）

未亮的天，高楼里
几处光，像星子——
不肯睡去。

而你的低语，始终
在我耳畔，
像风，在窗隙间
来回游荡。

我数着钟表的滴答，
数到第七百二十三次，
忽然想起——
你曾把沉默
折成纸船，
放进我掌心的河流。

此刻，它漂到了何处？
是否在某个拐弯，
被月光轻轻
绊住？

整座城市开始翻身，
而我的思念，
仍卡在
黎明的齿缝间——
细碎、绵长，
无法吞咽。

如你所愿

□ 张爱众

与桃李商定了花期
屋檐下的雨潜伏在暗夜
多年前的卑微雨中复活
扼住喉咙的手无力滑落

扭曲的铁轨无限延伸
离乡的人找到熟悉的站台
寒风中折断的树枝
抓住了下坠的鸟巢

陶罐和泥土在野外重逢
庄稼和大地只分开一个季节
梦魇的人黎明时分醒来
被挥霍地从地上一一捡起

逆你而去的时间
已经绕过不堪的世事
河流村庄石桥都等在原地
多年前约好的人，如期而至



稻魂

（小小说）

□ 魏咏柏

武陵山脉的雨，是踩着“社巴节”的鼓点来的。

父亲背着竹背篓，赤脚在田埂上走成一张张弓。刚被公司裁员的阿惠，举着蓑衣追到田头时，看见他像棵遭雷劈的老枫树，斜斜栽进泛着铜锈色的水田里。

“阿爹！”阿惠的皮鞋陷在稀泥里，拔出来带着发酵的田腥气。父亲侧脸枕着刚抽穗的稻子。“莫慌——”他吐掉嘴里的泥浆说：“就是给蚌壳划破了脚板心。”

寨子里的梯玛阿普老司举着火把赶来时，崖边的桐子花正簇簇往下掉。他扒开父亲的对襟褂子，胸口那道蜈蚣疤在火光下泛着紫。“前年赶场摔下背子岩落下的。”父亲轻声说，像在安慰阿惠。

阿惠猛然想起监控里总晃动的镜头——原来阿爹躺在吊脚楼的竹席上，胸口敷着捣烂的接骨草，却笑着说镜头被腊肉烟熏模糊了。

乡卫生院的电灯泡招来扑棱的蛾子。护士剪开父亲扎染的裤腿，小腿上盘踞的静脉曲张像澧水的支流。“不碍事。”他缩了缩脚趾：“你阿妈绣的鞋垫还没上完色……”

后半夜雨停了，稻田里传来零星的蛙鸣。阿惠数着父亲鼾声的间隙，发现他耳垂上的银环比他离家时多出三道刻痕——土家人有个习俗，每添一个孙辈，就在耳环上刻一道纹。

鸡叫三遍时，阿惠回吊脚楼换取洗衣裳。樟木箱底压着块靛蓝土布，抖开来竟是他初中做的傩戏面具。彩漆剥落的面具上，朱砂画的火焰纹还灼人眼，底下那叠奖状用西兰卡普裹着。“作文比赛第一名”的墨迹在靛蓝底子上洇成紫云。

“你阿爹非要把这些供在祖先神龛旁。”阿妈端着竹簸箕进来，里面的苦荞粑还冒着热气。“说让老祖宗看看，咱屋里出了文曲星。”她染着凤仙花汁的指甲划过卷边的奖状，“那年你说接我们去城里，他半夜抱着这些在火塘边坐到天亮。”

清晨，几个伢崽在沟边踩水车，木轴吱呀声惊飞了树枝上的红嘴雀。羽翅掠过处，父亲新扎的稻草人还在挥动竹枝。

“老犟牛，才输完液就要下田！”阿妈举着舀水的葫芦瓢追到寨口。父亲已经蹲在田坎上，他搓开几粒稻谷吹走糠皮，对跟上来的阿惠说：“你看这谷壳，几多饱满。”

卷起裤腿，阿惠踩进冰凉的田水，惊起一

尾稻花鱼。田水的凉意顺着脚踝往上爬，却意外地让他想起儿时父亲背他蹚水的温度。“过两天，我想去深圳看看……”话头被突突响的柴油水泵打断，父亲弯腰扶起倒伏的稻丛，后领的银链子沾满泥星子。

日头西斜，父亲忽然哼起《薅草锣鼓》。阿惠跟着打了两下走调的拍子，他笑得银耳环直晃：“你十岁那年偷学牛角号，把后山放养的黄牛全召进了寨子。”记忆突然活泛起来——那天晚霞染红了澧水，父亲背着他挨家挨户道歉，背篓里的野山莓把他的白衬衫染成了血牙色。那一刻，寨子里此起彼伏的牛哞声，让他第一次觉得吵闹也是一种温柔。

父亲从贴身的银烟盒里倒出一把稻种。“留着。”他塞进阿惠衬衫口袋，“等幺妹生崽时，煮催奶粥最灵验。”糙米表面的茸毛扎得他手心发痒，像被故乡的泥土轻轻挠了一下。

那晚，阿惠决定不再远行。

父亲在竹榻上翻了个身，火塘里煨的罐罐茶正咕噜冒泡。月光透过雕花窗，落在织锦被面上。那只未完工的白虎纹鞋垫，还别着一根银针。

露水打湿了晾在廊下的柿饼，阿惠听见父亲在梦里念叨：“要放田水晒根……寒露风要过岭了……”夜枭突然收了声，山风送来新谷的清香，混着远处《挖土歌》的调子，把吊脚楼酿成了个温暖的酒瓮。

晨雾还没散尽，阿惠跟着父亲在祭坛前跳起摆手舞。牛皮鼓震得露珠簌簌往下掉，缠着红布条的铜铃在阿惠腰间响得欢快。“左手要像采茶，右手要像撒种。”父亲示范着舞步，银项圈在晨光里晃成一道虹。

“等秋收跳‘茅古斯’，你得戴这个领舞。”父亲递来的傩戏面具沉甸甸的，油彩新描的火焰纹还带着松节油的味道。

稻田里传来零星的吆喝声，早起的寨民开始“赶秋”——这是土家人最隆重的丰收祭，而他终于不再是站在玻璃幕墙后看月亮的游子。

父亲点燃祭田的艾草，青烟顺着梯田盘旋而上。阿惠摸着口袋里带着体温的稻种，糙米的茸毛扎进掌心，像父亲当年背篓竹簸箕留下的纹路。

阿惠突然明白，这抹土家大山里的金黄，早在他离开那天就长进了骨髓——它会在每个潮湿的雨夜发芽，长成吊脚楼飞檐的弧度，长成银饰碰撞的脆响，长成血脉里永远沸腾的稻魂。

不同的模样。

记忆中最深刻的，是一次拂晓乘渡轮回家时看到的海上日出。起初，海平面下有一团若隐若现的红球，缓缓上升，渐渐地，将海水染得通红。直到它完全跃出海面，我才看清，那是一轮喷薄而出的朝阳。刹那间，朝霞布满天空，海水与天空都被染成绯红色，这壮丽的景象，给了我极大的视觉冲击。原来大海的清晨，美得如此震撼人心，直接美到了我的心坎里。

大海，不仅是自然景观，更是心灵的归宿，思想的导师。闲暇时，我总爱去海边。有时，躺在柔软的沙滩上，沐浴着温暖的阳光，感受轻柔的海风，任潮水悄悄涌来又默默退去。有时，沿着长长的海岸线漫步，捡拾被潮水冲上岸的贝壳和海螺，它们在阳光下闪烁着光芒。有时，走进椰林，与椰树“对话”，若是碰到谈情说爱的情侣，我会悄悄绕道而行，或是送上一句祝福。有时，投身大海，与海浪嬉戏，那一刻，大海既像温柔的母亲，给予无尽的包容，又像严厉的父亲，教会我勇敢与坚韧。

我常常站在假日海滩，面朝大海，放声高歌。大海啊，你如此伟大，相比之下，人类是多么渺小。你以宽广的胸怀包容人类，赐予我们无尽的资源，地球离不开你，人类更离不开你。当我大声朗诵曹操的《观沧海》和海子的《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》时，内心汹涌澎湃，为祖国壮丽的山河感到无比自豪，也深知我们当胸怀远大志向，为人类谋求更大的幸福。

几年前，我离开了海南，告别了大海。但大海的模样，早已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。无论时光如何流转，那段与海相伴的记忆，始终清晰如昨。

看海

二 黄汉宣

正沉浸在歌声里，突然，一个沧桑却激动的声音传来：“啊！海南岛！六十多年了，我又回来了。记得那年，为解放海南岛，我随中国人民解放军从雷州半岛灯楼角出发，历经波折，艰难渡海，三月六日下午，在琼州海峡白马井附近排浦以北的超头湾抢滩登陆，打响了解放海南岛的第一枪。那时我们坐的都是小木船，现在都换成大渡轮了，真是今非昔比啊！”我扭头望去，只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，眼中满是感慨与激动。

能在第一次渡海时，遇见这样一位解放海南岛的英雄，我深感幸运，敬佩之情油然而生，不禁向他投去崇敬的目光。

夜海上，红色的航标灯闪烁着，为“公主号”渡轮指引着前往海南岛的方向。我却希望渡轮能开得慢些，甚至永远在海上航行。因为我的心，早已被大海深深吸引。大约一个半小时后，渡轮行驶十六海里，横跨琼州海峡，停靠在秀英港码头。若不是工作人员催促，我还舍不得离开，一直回望那片大海……

那次看海，竟成了我命运的转折点。此后，我与海口结下了不解之缘，在那里工作，生活了十几年。那些年，往返内陆与海口，除偶尔乘飞机，我大多选择海上渡轮。我固执地觉得，只有这样，才能真切地拥抱大海，感受它每一次的潮起潮落，捕捉它留在我记忆深处